

## 以色列国会听证会：反对中共活摘器官

【明慧网】近日，以色列国会举行听证会，谴责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国会副议长表示，犹太人对于制止在中国发生的迫害有着道义上的责任。

据美国《圣地亚哥犹太人世界报》(San Diego Jewish World) 2014年2月20日报导，以色列国会副议长默舍·费戈林(Moshe Feiglin)于2月17日在以色列国会自由大厅举行的特别会议上说：“反对在中国发生的反人类罪，这是我们犹太人民的道德责任。”费戈林在听证会上表示，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中国的劳教所，他们受到折磨，他们的器官被强行摘取。

听证会上，以色列心脏移植专家杰克伯·拉维(Jacob Lavee)医生曝光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拉维是Sheba医疗中心主任。他列举了中国医生王国齐在美国国会上做证的例子。王国齐当时负责从要被执行枪决的犯人身上摘取器官。犯人的肾、皮肤和眼角膜被摘取后，仍然活着，就被塞进一个尸体袋，最终被送进焚化炉。当时负责监督行刑的警官告诉卫兵：别浪费子弹，他不会活着的。

近两周以来，以色列社会十余家主流媒体连续报道法轮功受迫害和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相关话题。



以色列国会举行声援在中国受到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听证会

国家电视台 i24 新闻采访了曾因调查中共迫害法轮功而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电视台主持人在节目前介绍说：法轮功是一种精神修炼方法，于1992年从中国传出。法轮功结合了五套优美的功法和打坐以及道德学说。但是1999年中共当局感到了威胁，开始迫害，把修炼人抓到劳教所里，进行“再教育”。法轮功的理念“真善忍”是“全世界所有人的道德准则”。◇



剪纸：打坐

我曾是一个癌症病人，身患乳腺癌和多种疾病，做过多次手术，满身都是刀疤，最后医生给我判了死刑，说我最多还能活3—5个月，只能回家等死。

那时是1999年初。我当时非常痛苦，很不甘心，我还这么年轻，怎么就要死了呢？无奈之下我抱着一线希望给中央电视台写了一封信咨询，很快就收到回信并建议我：炼法轮功。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法

## 中央电视台曾建议我炼法轮功

轮功，到处打听终于找到了，从此我走上了修炼法轮功的路。

在我开始炼功的第三天，我的身体就得到了清理，大量的鼻涕、眼泪、痰不停地流、吐，真是翻肠倒肚，吐的东西又脏又臭又恶心。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一同炼法轮功的功友告诉我：“这是师父给你清理身体，说明师父管你了，是好事。”

从此我就每天到公园炼功，和功友们一起读《转法轮》这本书，我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精神愉快，心情舒畅，气色也很好。认识我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一个快要死的人突然就这么好了呢？人们都问我是哪个医院医好的？吃的什么药？我如实告诉他们：“我哪个医院也没去，什么药也没吃，就是炼法轮功炼好的。”大家都为我高

兴。

正在这时候，1999年7月22日电视媒体开始铺天盖地攻击诽谤法轮功。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炼法轮功是中央电视台推荐的，它怎么就自己否定自己，出尔反尔了呢？我才炼了几个月身体就起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炼了呢？我非常痛苦，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眼泪流个不停。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定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反映我的心声和真实情况……

到今天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在这期间，因为我坚持修炼法轮功，中共不法人员多次非法抓捕我、迫害我，还冤判我五年徒刑，但是曾被医院判了死刑的我依然健康地活着。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

# 从玩世不恭到贤妻良母



【明慧网】我是个80后的女孩，从小生活在一个吵吵闹闹、打斗不休的家庭。我幼小的心灵伤痕累累，感到人生迷茫、无望。

## 走向堕落

在恐惧与不安中长大的我，性情暴躁，厌恶人生、厌恶这个世界。16岁那年，我离开家到青岛打工，心灵的束缚一下子解脱了，随心所欲，沾染了很多恶习，大把的花钱，为了找刺激，每天喝酒、赌博，用“玩世不恭”来形容都不够……。

清醒时，也知道我的人生不该这样走下去，很后悔堕落到这一步，可想回头又回不了，就这么醉生梦死地混着。

## 改邪归正 绝处逢生

不知不觉到了婚嫁年龄，经同学介绍我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交往中，知道他的父母都修炼法轮功。那时候受中共宣传的影响，心里对法轮功很抵触，就想，结婚后一定要改变他们，不能让他们再炼。

婚后，为了保住这个婚姻，以前的恶习似乎收敛了，但想完全改掉，根本做不到，稍不如意就“旧病复发”，毒瘾还时常侵袭着我。婆家因刚买了房，经济不宽裕。我却在很短时间就把娘家陪嫁的几万元钱挥霍一空。

和公婆一起生活时日长了，观察到公婆完全不是电视、报纸宣传的那样啊，他们勤劳、善良，善待与其接触的每一个人，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感到很温暖。

我怀孕的时候，婆家经济仍不宽裕，婆婆穿的秋裤补了又补，可她千方百计地给我买好吃的，甚至买来海参给我补养身体。然而，不管他们对我怎么好，我满脑子装的

都是电视里中共对法轮功妖魔化的宣传画面，他们对我讲法轮功真相我也不相信。

正值甲型流感盛行时期，报纸刚报道一患甲型流感的产妇，生完孩子就死了。我的孩子也出生了。产后我高烧不退、双肺炎，一直住院治疗，仍不见好转，眼看着针都没处扎了，奄奄一息的我吸着氧气，看着刚出生的孩子，我觉得我已濒临死亡，好可怕……

婆婆心疼地教我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说能得到神佛的护佑，我依然摇头。这时，一位眉清目秀的年轻护士走过来（后来才知道她已四十多岁了），面带微笑，我听到她温柔地说：“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对你恢复健康真的有帮助。”我很吃惊，看着她，想：她怎么也这么说？难道婆婆说的是真的？法轮功是佛法？是中共在诬陷法轮功？为什么这么多年他们顶着严酷的打压始终不放弃呢？为什么……

求生的欲望让我决定听一次护士的话，把自己心里的那个法轮功放下，先诚心诚意地念念那九个字看看。于是就一遍接一遍地真诚地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从下午默念到晚上，念着念着我睡着了。

神奇的是，一觉醒来，我居然全身不难受了，喘气也顺畅了，危险的症状全消失了！我的身体很快康复了。我的内心受到很大的震撼，原来婆婆说的都是真的啊！可我还是困惑：“法轮功为什么会这么神奇呢？”

我迫切想了解法轮功，焦急出院回家。回家后，我立即捧起了《转法轮》。

我一句句地看了起来。书中那

些博大、精深的内涵我第一次接触到，太好了！接下来，我感到我的身体里有东西在转，到处转动，越来越强烈。婆婆说：“是师父给你下法轮了。”这太让我惊讶了，我哭了……

多少年来无神论的禁锢、中共对大法抹黑的宣传，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从那天起，我真正地走入了大法修炼，按照师父教导的“真、善、忍”做人，戒掉了以前种种不良习惯。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踏实和幸福。每次回娘家，我都会给爸、妈讲述大法的美好。他们看到我的变化，自然由衷地高兴。

## 大法挽救了我的家

就在孩子两岁多的时候，我的婚姻亮起了红灯——丈夫有了外遇。婆婆先知道的。婆婆想到我也是修炼人，就没有瞒我。我和公婆一起切磋，我们互相提醒要善解冤怨。

在百忙之中，我放下水果店的生意，鼓起勇气，约了丈夫及那个女孩一起吃饭。我讲传统文化中的善恶因果，劝他们改邪归正、做个好人。谁知那个女孩说：“我们愿意一起下地狱。”我没有为其所动。

丈夫每天和那个女孩鬼混着，我心生慈悲，真心为了他们未来着想。有一天，我买了四十多元一斤的大枣去看望那个女孩，再一次和她畅谈。她被感动了，对我丈夫说：“你找了个好媳妇，你的父母太好了！”她坚决要离开我丈夫，劝她回家好好过日子，她不会再担当那种不光彩的角色。

大法使我们这个五口之家重归美满！我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恩！

◇



## 两个农家唯一的孩子的遇难

这是“亲待养，而子不在”的当代悲剧，这是“伟、光、正”的共产党治下的命案，这是中国大陆成千上万个惨案的普通的两个。但除了海外媒体的报道之外，国内媒体莫不噤若寒蝉，没有一个敢于报道。

李泽涛，男，一九七七年出生于重庆江津市石蟆镇；王建国，男，一九七七年出生于潼南县小渡镇四村二组。除了出生在重庆不同的两个区县外，他们同年出生、都是家中唯一的儿子、父母俱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两人从呱呱坠地这一刻起，两个寂寥的农家就各自有了欢声笑语、父母们的脸上也总是洋溢着喜悦。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儿子的降临意味着有了家族的传承和未来的希望。

但他们却都是因为一个共同的信仰，不期然、相遇在西山坪劳教所的高墙与铁窗之下，同经风雨，共受迫害，先后遇难。

### 连续几天的酷刑折磨，二十四岁的李泽涛溘然辞世

二零零一年五月，下旬，重庆西山坪劳教所七大队田晓海中队队长决定：对部份坚定的法轮功学员转至农业中队，由农业中队协助“教育、转化”。

于是，恶警李本忠、李春伦，还有农业中队长杜军、恶警张安民、胡玉银等唆使农业队的犯人不择手段折磨法轮功学员，许诺打出一份“悔过书”，给予减刑期一个月。

五月二十三日，李泽涛等法轮功学员被转移至农业中队。转移出发时，七大队一中队警察高定、李勇（现改名李修喑）对押送和执行“教育”的劳教人员面授机宜：“要不惜一切代价，在五天内把他们拿下来；打断了手、脚都不要紧，即使打死了也没有关系，你们充其量最多被延教三个月，没有什么了不起。”



李泽涛

五月二十九日，农业中队。白天，李泽涛被强制在农业组挑粪，犯人专门给他挑最大的粪桶；晚上，不准李泽涛休息。恶警指使的犯人们将他的两只手呈一字型捆在木棒上，用报纸折高帽子给他戴在头上，在两手臂上各吊一个马桶，后背插一大扫帚，拳脚相加，戏弄侮辱，并在他肚子上写上辱骂法轮功和李洪志师父的恶语，强迫他呼骂大法、骂师父，强迫他抽烟和写所谓的“转化书”。更残忍的是，劳教恶人黄忠志用水果刀柄插入李的肛门，并不时搅动，李泽涛痛得大叫。整个过程恶警视而不见。

五月三十日，农业中队。李泽涛被恶警高定指使的劳教人员用扁担和锄把毒打。李泽涛绝食表示抗议，但仍遭强迫奴役劳动。

五月三十一日，下午，西山坪劳教所龙仕舜副所长、管教科田鑫科长等到农业中队检查工作，正值李泽涛被恶警指使的劳教人员折磨毒打。李泽涛报告中队打人和所受的非人折磨，邪党警魁们无一人理睬，而田鑫科长还回应了一句：“该遭！该遭！”

连续数天，李泽涛受尽毒打侮辱：不许睡觉、超负荷劳动、拳打脚踢、长时间罚叩粪桶（脸朝粪便弯腰90°）、背插大扫帚、头戴尖帽、砖砸背、刀柄搅肛门、逼写“悔过书”，还有绑十字架——双手横绑扁担臂膊挂粪桶……二零零一年六月二日，农业中队，李泽涛就这样被劳教所活活迫害致死。时年二十四岁。

为掩盖真相，西山坪劳教所第二天就焚尸灭迹；农业中队剩下的几个知情法轮功学员也被隔离以封锁消息。殊不知：暗室欺心，神目如电！没多久，青年法轮功学员李泽涛被迫害过程和致死的真相，传遍了西山坪劳教所每个角落！

劳教所验尸时未通知李泽涛的家人及亲友到场。火化之后，劳教所才通知远在江津偏僻山村李泽涛的父母前去领取骨灰盒。为掩盖真相，警察宣称李泽涛是因工作时不小心失足从楼上摔下而死。李泽涛的父母赤着双脚而来，儿子尸骨无存，唯有

骨灰！他们步履蹒跚、泪流满面、无可奈何地抱走了儿子的骨灰盒。

那几天，缙云山失色，嘉陵江呜咽。

### 王建国两次遭遇迫害，不满三十岁就被含冤而去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六日，王建国因修炼法轮功被当地恶警和610人员绑架。二零零零年一月十日，被劫持至西山坪劳教所迫害。在这期间，王建国遭受了恶警和恶警指使的吸毒人员的各种身体迫害和精神折磨。

二零零二年一月，王建国再次遭重庆610绑架和非法劳教三年。二零零二年五月，西山坪“教育”大队严管分队十五组。时任严管分队长肖兴铭、恶警王陈指使吸毒劳教何卫东等人对王建国实施残酷迫害：不让睡觉；一天只给吃一两的米饭；多次由两个吸毒人员用臭袜子堵上他的嘴，六、七个吸毒劳教围着，有的压手，有的压腿，将人压在地上完全动弹不了，然后另外的吸毒劳教人员就用脚猛踩脚、腿、全身，或用竹片、木棍、鞋底专打手和脚的骨头、脸……在严管组短短的几天，王建国被迫害得面目全非、精神恍惚、严重吐血。最后不得已送医院抢救。随后，劳教所怕他死在医院要担责任，于是通知潼南610人员办理了“保外就医”。王建国回家后很长一段时间需要人照料，身体一直没有完全康复，于二零零七年一月十四日下半夜一点离世，年仅三十岁。



信仰真善忍合法 迫害法轮功有罪

# 从基本科学想到的……

原子的大小（约 1 埃米）等于一厘米的亿分之一。原子核大约只有原子直径的十万分之一（1/100000），大概相当于把一元硬币放在一个飞机场里，活动空间非常大。（插图电子、质子等都放大了无数倍）所以铀原子的 92 个电子绕着原子核转也碰不着。但如此巧妙的布局是谁安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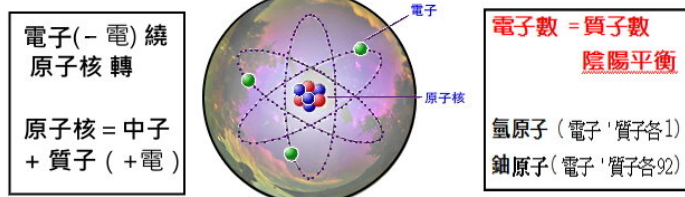
世间万物都由粒子构成，而人的眼睛只能看到由分子组合成的物体。比如，石头、土、钢铁、塑料等等都是由原子组合成其相应的分子而构成的。就像氧分子（O<sub>2</sub>）是 2 个氧原子（O）构成，葡萄糖分子由 6 个碳原子+12 个氢原子+6 个氧原子组合而成（分子式 C<sub>6</sub>H<sub>12</sub>O<sub>6</sub>）。不同的分子组合成细胞、结晶、化合物等等，变成我们人能够看得见的万物。

然而，那些由比分子更小的粒子所构成的物质与生命，比如神灵等等，人的眼睛就看不见了。而更小更微观的生命形式呢？

有人会说，看不见的我就不信。

有这样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人，用一张网从海里捕

原子結構圖



世间万物都是由大小不同的粒子构成的，而人的眼睛只能看到由分子组合成的物体。

鱼，网眼的大小是六英寸，捞了一段时间后，他非常肯定地得出一个结论，说海里没有尺寸小于六英寸的鱼。你觉得他可笑吗？那么，固执地认为“人看不见神，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神”的人是不是犯了和他一样的错误？

2013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恩勒特教授，被誉为“上帝粒子”之父，但他认为：“上帝粒子很有可能不是宇宙最终粒子。”科学家赫奴克斯说：“每一个新的发现就会带来新的十个无解的问题，我们对物质的了解还很少，还有太多的未知数。”

赫奴克斯又特别指出，“恩勒特只是对宇宙中 5% 可见物质的发现，还有 25% 是暗物质，更多的 70% 是暗能量，是人目前还无法了解的。”（文/山之子）◇

## “草原英雄小姐妹”背后的故事

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很多人为之感动，如今还以动画片和儿歌等形式流传着。当时在内蒙古年仅 9 岁的玉荣和 11 岁的姐姐龙梅在为生产队放羊时遭遇暴风雪，两人始终追赶羊群，从中午开始一直到第二天。姐妹俩整整奋斗了 20 多个小时直至晕倒在雪地里。因为严重冻伤，二人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截肢。由于她们的英勇事迹，被誉为“草原英雄小姐妹”。

可是，是谁发现救了她们呢？那时的报道说是一名铁路工人。四十多年后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做过一档访谈节目，题目是《草原英雄小姐妹背后的英雄》。该节目披露了真正的救人者。其实救命恩人是右派分子哈斯朝禄和他的儿子那仁满都拉。按照那时的逻辑，人民的敌人决不能和小英雄沾边。虽然他们救了草原英雄小姐妹宝贵的生命，但他没有资格被宣传。更可悲的是在以后的宣传中，救命恩人反被塑造成了“反革命分子”、“偷

羊贼”、“坏分子牧主”等形象。

因为党的需要，救命恩人成了“偷羊贼”。同样因为党拥有整个国家的财产，人民的生命在“集体”的财产面前，就比几头羊羔还要贱。为之而献身的人便被党树立起来，号召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知名和不知名的英雄人物，比如在水灾来临时，竟有战士们跳下去用肉体保护大堤……

其实“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里还有一个被人忽略的细节，就是为什么是两个小孩在大冬天为生产队放羊，而且走失了一天？中国问题研究学者陈弘莘曾公开指出，实际情况是龙梅和玉荣两姐妹的父亲跑去喝酒，把羊群交由姐妹俩照看，结果造成了孩子被冻残的悲剧。这个人间悲剧却因为中共宣传的需要，摇身一变成了小姐妹在风雪中勇救公社羊群的“英雄事迹”。

有人说，这些陈年烂谷子还提它有什么意思。其实，翻开中共的历史，谎言无处不在，受害者有两



在央视播放的“自焚”录像中，王进东面部烧坏，腿上的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一旁等待，直到王进东对镜头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上。这到底是“自焚”还是“演戏”？

方面，一是侵犯了人们的知情权，让人是非不分，做出落井下石的事；二是那些被谎言诬陷的所谓“坏分子”被无辜迫害。时至今日，对法轮功的迫害仍是如此。比如，一提法轮功，有人就想到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其实，央视“焦点访谈”播出的漏洞百出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正是中共出于政治需要，是对法轮功抹黑宣传。这种宣传掀起了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在“自焚”伪案推出后，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人数明显上升。◇